



【浮世绘】

开往春天的“背篓轮渡”

□李骁

春日清晨，天幕刚刚打开，大地浮出一层薄雾，宛如山峦呼吸的柔柔气流。

76岁周大娘的背篓里，是清晨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，小白菜、茼蒿、蒜苗、小葱，这些绿油油的蔬菜，露水还没全干，泛着湿润的光泽。周大娘要去码头乘早班船，把菜背到隔江下游的县城去卖。有时，县城的熟人也会乘船来周大娘的地里采摘，他们问：“怎么给钱啊？”周大娘摆摆手说，随便给，随便给。早些年是给现金，前年，周大娘在上海工作的孙子帮她申请了付款二维码，扫一扫，手机上“滴”一声，钱就到账了。

这是重庆忠县长江段一个叫洋渡的小码头，一艘编号为“2180”的小客船是“水上公交”。客船起航，汽笛响起，江面薄雾被撕开一道口子，露出墨绿色的江水，船身微微一颤，像是从一夜沉睡中醒来。

周大娘总是笑眯眯的，人们亲昵地称她为“爱笑奶奶”。“爱笑奶奶”的背篓里常年装着一把把扎好的青菜，她坐这艘船已经整整13年了。她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广东、浙江打工，一个孙子在上海工作，一个孙子在重庆创办公司，老伴已走了几年，临江山坡上的老房子里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周大娘也有心事，她说：“就我一个人在家，吃穿不愁，就想找个能说话的人。”于是，她坐这艘船去县城卖菜，船上的人大多是村人老乡，都认识，一船人如麻雀般叽叽喳喳，热闹得很。周大娘每天坐船去县城卖菜，有时也就能卖二三十块钱，她就是图个热闹。一旦哪天没去，船上的人还惦记着，相互打听。

周大娘的身子骨很硬朗，家里还种了一亩多地，在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里，四季都是青青翠翠的。她还养了一群鸡、鸭、鹅，几只大鹅在清晨“嘎嘎嘎”一路欢叫着护送背着背篓的周大娘从山上去码头乘船。到了码头，大鹅又“嘎嘎嘎”叫着，沿路返回山上的院子。

那天清晨，我去码头乘船体验卖菜人的生活，跟周大娘打招呼。背着背篓的周大娘，前面正摇摇摆摆走着一只大鹅，大鹅“嘎嘎嘎”叫着跟我打招呼。周大娘跟我说，有几个城里人想买她家的鹅，但她舍不得，“我还要它们帮我看家！”

听得懂“鹅语”的人，还有开船的秦大哥。秦大哥是小客船的主人，也是船长。上世纪50年代，秦大哥的爷爷是长江上摇橹摆渡的船工，风里浪里，在江上打鱼、载客，挣一碗饭吃。到了秦大哥的父亲那一代人，小木船换成了机动船，能载客20多人，用的是柴油发动机，船“突突突”行驶时，冒着一股股浓烟。30年前，秦大哥的父亲去世，他留下遗嘱：“乘客有需求，船家要跟上。”于是，秦大哥下了狠心，努力考出船长证，接过父亲的船舵，开始了自己的船长生涯。

14年前的春天，秦大哥又押上了一次人生的“赌注”，他与一个老乡凑钱买了一艘从洋渡码头到县城的二手客轮，不仅存款悉数投入，他还去银行贷了款。起初，生意冷清，船上空荡荡，心里空落落。但半年后，客船的生意繁忙起来。

老乡们坐船比坐车方便，特别是卖菜的老乡们，背篓、箩筐、扁担、篮子，这些传统农家用具，可以在船上随意摆放，吹着江风，敞开心扉，聊着家常，自在逍遥。全程12元的票价，多年来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。这艘客船一去一回的油费，就需六七百元，还有维修等费用，加上后来沿江高速公路通车，坐船的人渐渐少了，有人劝秦大哥，把船票价适当涨一涨吧。秦大哥摆摆手说：“那不行，老乡们去县城卖菜，有时一趟下来就挣二三十块钱，如果船票再涨，那还剩下啥啊？”

还坚持坐船的老乡们，都在心里把秦大哥当作了家人。那几年，秦大哥的儿子上大学，读书的费用都是找亲戚借的。

似乎到山穷水尽了，4年前的秋天，秦大哥与合伙的老乡商量，把船挂牌卖了。那是秦大哥最后几天驾船，正好儿子回家探亲，看见父亲望着茫茫大江发呆，还红了眼圈，他顿时懂得了父亲的心。儿子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布到网络上，想为父亲这最后的船长生涯做个纪念。没料到，一夜之间，粉丝涨了好几万，留言上万条，网友们纷纷呼吁：留住这轮渡啊！儿子把手机递给秦大哥，秦大哥转过身，捂住了脸。

网友们把这艘船亲切地唤为“背篓轮渡”，这是人间烟火的轮渡，也是人心漫流的温暖轮渡。一个月以后，父子俩尝试了第一次直播，镜头对准清晨雾蒙蒙的洋渡码头，秦大哥像往常一样喊：“还有没有人坐船？”他还像往常一样，帮着把背篓一个个搬上船。直播间观看人数最高时超过10万。船，又活了过来。直播带来了关注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。船上的菜农们开始通过直播间卖菜，“红苕大爷”家的红苕，一次直播能卖出200多斤；“扫把大爷”手工制作的扫帚，常常被一抢而空。有人通过直播间承包船票，让菜农免费乘船；有人远程下单，购买老人们的农产品；有人专门来到码头，帮老人挑菜、卖菜。

去年岁末，一艘全新的“2180”客船在汽笛悠扬声中起航，里面有扩大的农产品存放区，可以存放上百个背篓，有全新的空调系统、防滑地板和扶手设施，为周大娘、“红苕爷爷”这样的老人提供安全保障。

两年前的春天，秦大哥大学毕业的儿子辞去外地的工作，跟随父亲学习船舶驾驶和管理，去年通过考试获得内河船舶船长资格证书。这是秦家的第四代船长。

开往春天的“背篓轮渡”，升腾着人间漫漫烟火，守候着世间温暖相助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【有所思】

寻找一棵喜欢的树

□牛图

我想有一棵喜欢的树，每日早晚看看它，跟它说说话，跟它交朋友。我家屋前屋后有许多树，梧桐、白杨、槐树、榆树，那都是父亲栽下的，我是管树，看树的受益人。我想按照自己的标准，按照自己的喜欢，栽下任何一棵树，如桃树、杏树、无花果树、梨树、苹果树、栗子树、核桃树等这些果木。我还想栽下《西游记》里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，不过，那是神话，我更喜欢实际一些，多栽杨树、柳树、楸树、梧桐、松树。

我在某一个时段，跟父亲一起栽了一棵梧桐。不是法桐，法桐太放肆了，它会在几年时间内把周围均变成它的天下。梧桐好啊，材质硬实，虽然比不上楸树，但也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后来，我们也栽了一棵楸树。梧桐在房西，楸树在房后。

梧桐几年时间就长成半搂粗，楸树长得慢，才碗口粗，时间在它身上停滞了吗？不见它发达，可不要怪罪它，它是“百木之王”，春开淡紫色、紫红色的花，很是壮观。木材坚硬耐腐蚀，是制作家具的上选材料。有一说：千年柏，万年杉，不如楸树一枝丫。耐心等待它，让它慢节奏地汲取自然精华，自会长成参天大树。

我们每天会到梧桐树跟前，看看它，摸摸它淡红褐色的身子。有棵树，便有了一个朋友，有了希望。本来，梧桐栽在自家地里，没想到，地西边的那家人要刨树，说梧桐树遮阳，半上午不见光。父亲挥挥手臂说，门前有梧桐，自会飞来金凤凰，让它长着吧，别动，你离着近便，护着它，长到百岁。那人见父亲如此爱树，断了砍树的念头。如今回家，那棵树已经三搂粗了，成了村里最老的梧桐树。父亲病逝前跟我说，那棵梧桐给那家吧，算个风景。一辈子喜欢植树，植了无数棵树的父亲从不伐树、不卖树，他曾经说，树跟人是最好的朋友，卖树就是出卖朋友！

梧桐开花时节，香味飘到院子里，走过的人都说，真香！房后的楸树，已经半搂粗。我要好好待它、看护它，父亲在远方看着我，那是我生前喜欢的树。

想不到如今居住在城里，一棵杏树跟我耳鬓厮磨几十年。多层楼的小区，盖在东西高坡上，因楼后为6米高的石砌悬崖绝壁，堪比高层。家住四楼西，是二手房。季春时节，住进去的第一天，我见到一楼楼梯北窗口晃动着树枝，浓绿的椭圆形叶子翻动，空旷的北面，春风呼呼叫响，虽是四五级风，在这儿却显得势大。我贴近加了铁栏的北窗寻去，一拇指粗的杏树从墙根缝里钻出，初时大约用力过猛，挺不起身子，便只好贴地面生长，不知用了多少时间，经历了多少艰难，估摸只有一尺长，攒足了力气，凝聚精神，一个猛子，挺起头，向上发力，钻高一米左右，伸了三个枝杈，东、西、北，齐刷刷地长开去。我才晓得，这精灵般的杏树，目光极为敏锐，它怕伤了墙，这样去抢占足够的空间，才能不憋屈自己。没有伸展旺盛

的枝杈，没有丰盛的叶子，吸收不到阳光，欠缺雨露，瘦弱的根部又无养料，我对它的前景不免担心。

它零距离靠近地面，横向一尺，拐了直角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却具体而微地作为树的形象，顽强地展示在时空中。

今年，它第一次开花。

凌晨，我去学校跟操，拐过一楼，情不自禁地望向北窗，那儿黑乎乎的，杏树掩在暗中。等跟操回家，正是太阳冒头时，杏树开了一片花，早早把北窗映亮了。春天的早晨时常见霜，楼北地基经年不见阳光，空旷寒冷，杏花抖抖索索地挂在枝头，委实可怜。一天三个来回，我总要瞅上它一眼，不用刻意转头，走到窗旁，脚步习惯地停下，看看杏花。

看着看着，杏花落了。看着看着，叶子盖住了树枝，叶子翻动，露出指头肚大的杏儿，它害羞似的望我，我算算日子，已经初夏了。看过几天，杏儿如雀蛋大了，且黄了脸儿，杏树叶遮不住它，它把树叶挤到一边，仿佛在说，靠后点儿，俺要地方。杏儿在树上晃动，它把风当作朋友，任其抚摸。

我站在窗旁，仔细数点杏儿，一共22个。一楼住着位90多岁老太太，整日不出门，听说半瘫痪了，退休的大女儿在照顾她。见我数点杏子，大女儿买菜回来，对我说：“是不是24个？我早数过了，三个枝杈各8个。这可是棵甜梅杏，吃起来可口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我数着22个？”

她用手指着北面的枝杈，说：“北枝上的两个看不清，被早枯的树叶挡住了。”想问问她，这杏树咋长在这儿？她好像揣测到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：“楼房建起来第二年，它就长出来了，自然生。根在台阶边上，不影响墙基，就随它生了。”

看着一个个黄杏，上下楼梯，恍若有了灵性，身处自然中。

杏树已经不是一棵树，而是跟人一样有灵性的生命，它的顽强，它的气场，无形中给了人鼓舞。人若有此树的顽强，何惧不开花结果？

几年后，一楼的老太太96岁寿终正寝。临终，她跟女儿说，这房要卖，不管谁买，告诉她，莫砍了杏树，那是宝。

老太太的房被一对中年夫妇买下。中年夫妇嗜花草，又喜木根花，这杏树正合心意。每到杏树开花季节，他家开着北窗，常见夫妇俩站在窗前赏花。他们有儿子正读高中，那年高考前，杏黄了满树。高考揭榜，儿子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。儿子临行前，在窗前拍了张他和杏树的照片，他说，我要带上它的灵性、它的精神，踏上求学之路。

这杏树已经不单单长在墙缝里，已经长在见过它的人心里。

亲朋好友多次劝我去买有电梯的新楼房，说岁数大了，爬不得楼梯。我始终没有搬离，因为我有一棵树做伴，每天看到它，我不再打怵爬楼。跟它一样，慢慢顺应时空，一切看似艰难的事均不在话下。

我多年寻找的树，它原来就在眼前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退休教师）